

历史知识小丛书

# 武昌起义

何炳然

中华书局



根据 1966 年前出版的《中国历史小丛书》重印

历史知识小丛书

**武昌起义**

何炳然

---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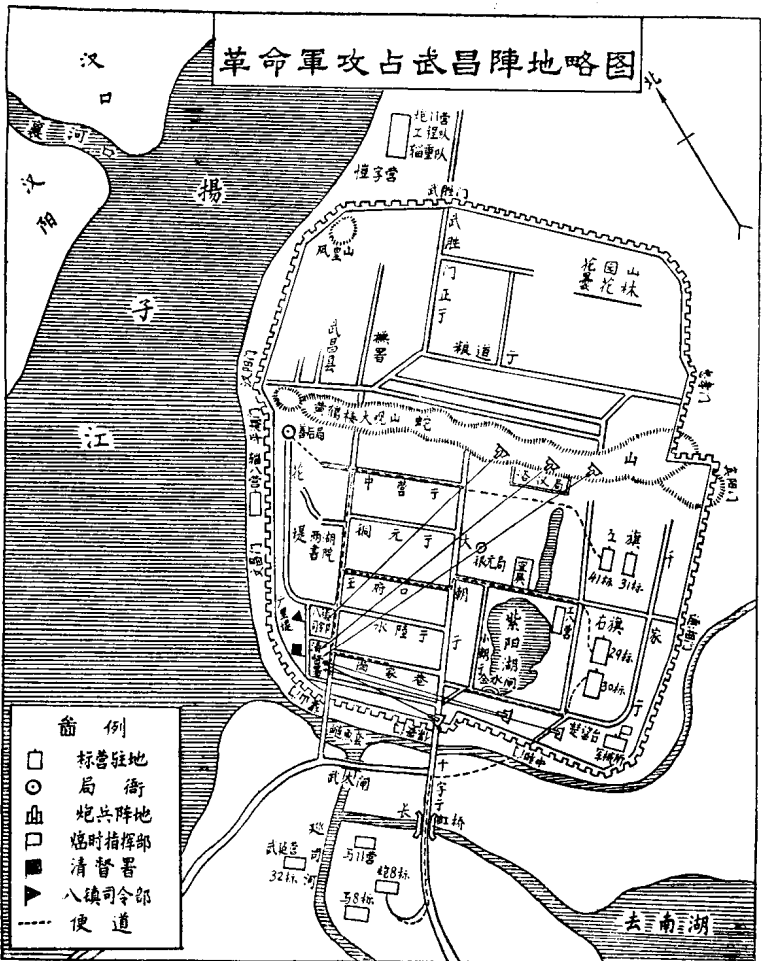
787×1092 毫米 1/32 1 印张 15 千字

1963 年 4 月第 1 版 1978 年 10 月北京第 3 次印刷

印数：60,550—81,550 册

统一书号：11018·427 定价：0.10 元

# 革命軍攻占武昌陣地略图



- 圖例**
- 標營駐地
  - 局 衛地
  - ⊙ 炮兵陣地
  - 臨時指揮部
  - 清督署
  - ▲ 入鎮司令部
  - 使道

历史知识小丛书

# 武昌起义

何炳然

## 目 录

- 一、从运动军队入手..... 3
- 二、可贵的第一枪——武昌首义..... 7
- 一次严重的考验..... 7
- 三烈士壮烈牺牲.....11
- 工程营首先发难.....14
- 血战通宵,全部占领武昌 .....18
- 三、新政府,旧人物 .....20
- 从“泥菩萨”到剪辮子.....20
- “几乎成了清一色的旧派人物”.....25
- 委任和“拜将”.....27
- 四、结束语.....31

历史知识小丛书

# 武昌起义

何炳然

## 目 录

- 一、从运动军队入手..... 3
- 二、可贵的第一枪——武昌首义..... 7
  - 一次严重的考验..... 7
  - 三烈士壮烈牺牲.....11
  - 工程营首先发难.....14
  - 血战通宵,全部占领武昌 .....18
- 三、新政府,旧人物 .....20
  - 从“泥菩萨”到剪辮子.....20
  - “几乎成了清一色的旧派人物”.....25
  - 委任和“拜将” .....27
- 四、结束语.....31

1911年的10月10日(阴历辛亥年八月十九日),在古老的中国,爆发了一个震动世界的大事件。这就是:湖北的一批清军士兵和部分下级军官,在中国同盟会和孙中山的影响下,成功地发动了反抗清朝统治的武装起义,建立了革命政权;随后革命迅速地取得了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由于这次革命发生在阴历辛亥年,所以人们把它叫做“辛亥革命”。

武昌在这次革命中首举义旗,放出了可贵的第一枪。这一枪打得很响、很准,它给清政权以致命的一击。只用了差不多三天的时间,武昌、汉口、汉阳等三镇全部“光复”;起义后不到两个月,即到11月下旬,全国二十四个省(区),已有十五省脱离清政府响应独立;广大农村中自发的反封建斗争,更加如火如荼[tú],不可遏[e]止。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最后一个王朝——清王朝,迅速陷入了土崩瓦解的境地;那个从来被人看作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终于被打倒了。皇帝可以被打倒,还有什么反动的东西不可以

被打倒！这件破天荒的大事，大大促进了广大人民爱国精神和民主精神的高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成千上万地参军助战；许多从来被认为“一門不迈、二門不出”的闺房秀女，也纷纷走出古旧的家庭，組織练习团、后援会以及女子北伐队，积极支援前线。社会上流行着不許喊“老爷”、不許喊“大人”等新风气。在武昌，据说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革命党人李亚东初任汉阳知府，坐着四人抬的綠呢大轎，前呼后拥，鳴金开道来武昌。都督府〔注〕的卫兵看他还摆这样大的臭架子，喝令要他下轎，罵他是清朝怪物。吓得李亚东惊愧交加，面色如土。这些虽然都是小事情，但它显示了革命以后的新风尚和新气象，它表明了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观念逐步深入人心。所以，武昌起义的成功，是有巨大历史意义的。

## 一、从运动军队入手

有人说：武昌起义实际上是“士兵革命”，“是士兵群众作了清王朝的掘墓人”。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湖北，最早出現的革命团体是1904年成立的

---

〔注〕都督是一省的最高长官，掌管全省軍民大政，都督府是都督办公的地方。

科学补习所。它是由清政府編练的新軍第八鎮（相当于师）工程营士兵呂大森等发起組成的，标明宗旨是“研究科学”，实际是进行“革命排滿”。继科学补习所以后成立的重要革命团体还有：1906年的日知会、1908年的湖北軍隊同盟会、群治学社和振武学社等。截至1911年为止，类似的革命組織不下二十多个，都与新軍有密切的联系。它們有的是公开的，有的是秘密的，有的中途遭受破坏被迫解散了，有的則改換名称，变成了許多其他名义的組織。到了武昌起义前夕，又归并成为两个規模較大的团体：一个叫文学社，它成立于1911年1月，社长是蔣翊 [yì] 武，成立不到半年功夫，就发展到三千多人。另一个叫共进会，1907年成立于日本东京，是由一部分同盟会會員組成的，后来逐渐轉移到国内长江流域活动；1909年它在汉口建立了湖北共进会总机关，总理是孙武。

这些团体，很早就和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发生了联系。1906年，东京中国同盟会本部派余誠为湖北分会会长。余誠回湖北以后，积极依靠日知会 [注] 进行工作。从此，这个地区的革命运动，开始和同盟会有了組織上的联系。1911年夏秋間上海中部同盟会又在

[注]該会主持人刘靜菴，与余誠很要好。1906年日知会被破坏，靜菴被捕。他在獄中坚貞不屈，英勇牺牲，人称铁汉。



湖北建立分会，这样，同盟会对湖北革命运动的指导关系就进一步明确了。武昌起义前夕，湖北革命党人曾派楊玉如等去上海，向中部同盟会的负责人之一宋教仁报告革命进展情况，并将详情转告在香港的中国同盟会另一领导人黄兴〔注一〕，請他速来湖北主持革命大計。这些情况表明，湖北地区的革命运动是和孙中山领导的整个民主革命运动密切不可分的。

湖北地区革命团体的工作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始终是以新軍中的士兵群众作为最主要的发展对象。因为新軍中的士兵和部分中、下級軍官，很多都是刚穿上軍装的农民和受过一些资本主义教育（如留日回国的軍校学生）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比较容易接受民主革命的思想，手里又有枪杆子。所以，这个地区的革命党人，差不多从开始进行革命活动的时候起，就拿定了一个主意：革命首先要“从运动军队入手”〔注二〕。不仅如此，当时还有许多知识青年和革命团体的负责人，都投笔从戎，深入行伍，长期潜伏在军队基层，对广大士兵进行深入的、艰苦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例如文学社社长蔣翊武、副社长王宪章、評議部部

〔注一〕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时，孙中山任总理，黄兴任庶务，当时孙、黄并称，黄兴在革命党人中的威望是很高的。

〔注二〕楊玉如編：《辛亥革命先著記》，第11頁。

长刘复基等，都曾先后投入新軍当一名普通的士兵。

他們对这个工作做得很有成效。据估計，当时湖北新軍第八鎮和二十一混成协〔注一〕共約一万五、六千人，坚决主张革命的将近两千人，經過联系而同情革命的有四千多人，与革命为敌的至多不过一千多人，其余都是搖摆不定的。不仅如此，从群治学社建立以后，他們吸取过去常常被破坏的教訓，組織系統也逐漸严密起来。除发展一般成員以外，还按照新軍編制，建立了标、营、队〔注二〕代表制，由各单位推选代表来充任。逐級领导，单綫联络，彼此之間不发生橫的关系，进行工作非常秘密。自从有了这些比較健全的基层組織，革命党人在新軍中的根基就打得穩固了。即使有个別組織被破坏，只要暂时隱蔽一下或者换个名号，又可重新恢复和发展起来，而不致像过去一样，一遇破坏，就全部被打得七零八落。所以，到了武昌起义前夕，他們基本上已經达到把新軍轉变成成为革命工具的目的。

---

〔注一〕1895年，清廷責令胡燏棻〔yù-fēn〕、袁世凱在天津小站編練新軍。1905年定全国新軍为三十六鎮，分配在湖北的是第八鎮和二十一混成协。鎮相当于师；混成协相当于后来的独立旅，它与鎮管轄下的一般步兵协不同，除轄步兵二标外，还拥有馬、炮、工程、輜重等兵种，所以叫混成协，不隶属于鎮。

〔注二〕新軍編制分：軍、鎮、协、标、营、队、排、棚，相当于后来的：軍、师、旅、团、营、連、排、班。

## 二、可貴的第一槍——武昌首義

### 一次嚴重的考驗

1911年，是全国革命形势大发展的一年。

反革命方面，帝国主义正忙于准备打第一次世界大战，彼此之間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一天比一天激烈。这样，就迫使它們对于中国革命暂时难于采取联合的、大规模的武装干涉。清政权内部也是政治危机重重。

革命方面，广大群众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此伏彼起，弥漫全国，它处处威胁着清政权的存在。特别是在湖北，由于文学社和共进会在新軍中进行了扎实的組織工作，更使革命有一触即发、一发即成的趋势。随着革命形势不断发展的需要，这两个革命团体經過多次磋商，又在9月23日达成了联合为一的協議。原文学社社长蔣翊武被举为軍事总指揮，原共进会总理孙武被举为參謀长。接着，第二天又召开了两个团体的干部联席會議。这次集会的意义特別重大。会上作了許多重要的决定，例如：組成起义的統一領導机构——軍事总指揮部<sup>[注]</sup>；推定軍事总指揮部的重要干部人选；并

[注] 总指揮部設在武昌小朝街。这个地方原是文学社总机关所在地，文学社和共进会联合以后，才成为共同的軍事总指揮部。

且决定了发动起义的日期等。会上还通过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关于起义总动员的决议。

看来，起义的一切条件差不多都具备了。

不料，在起义爆发的前夕，即10月9日上午，汉口俄租界宝善里革命总机关<sup>[注一]</sup>发生了炸弹爆炸案。事情经过是这样的：为了准备起义，各处需要炸弹很多，总机关集中了一批人赶制炸弹，连孙武也参加赶制工作。这天上午，革命党人刘公的弟弟刘同来找孙武谈话，谈完了话，口里衔着香烟，站在一旁观看。不小心，火星掉在炸药上<sup>[注二]</sup>，立时黑烟弥漫，声震四邻。孙武手脸都被烧伤，当即由李作栋扶送德租界同仁医院医治。俄国巡捕听见爆炸声，立即包围了总机关，所有革命文件、名单都被查抄一空。同里刘公的住所也同时遭受搜查，他的妻子刘一、弟弟刘同一起被捕。

革命总机关遭受破坏，重要的文件和名单都已落到敌人的手里。特别叫人担心的是刘公弟弟刘同的被捕，他年纪很轻，清政府很可能从他的嘴里捞到许多革

[注一] 湖北共进会成立时，总机关设在汉口法租界长清里。文学社和共进会联合以后，长清里成为共同的革命总机关，后因策划起义工作十分紧张，渐为租界巡捕所注意。10月6日，又把革命总机关迁到俄租界宝善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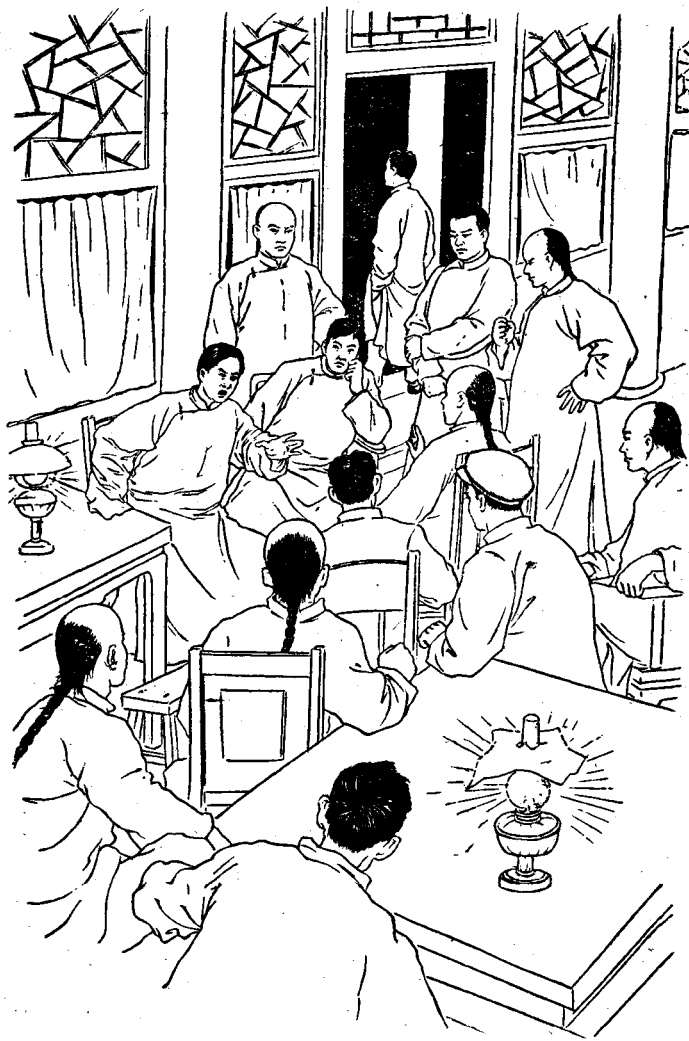
[注二] 一般都认为这次爆炸是由于烟灰掉在炸药上引起的。但也有一说是孙武在装制炸弹时，把它在桌上一放，因用力过重，炸弹爆炸。

命的机密。完全可以料想得到，包括武昌在内的所有革命秘密机关，很快有被一网打尽的危险。革命处于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对于所有革命党人来说，都将是一次严重的考验：后退，还是进攻？

当天下午，负责通讯联络的邓玉麟立即渡江到武昌军事总指挥部向蒋翊武、刘复基报告爆炸案经过；总指挥部立即召集紧急会议商量应变对策。当时蒋翊武对马上发动起义还有犹豫，刘复基却斩钉截铁地说：“事已至此，正是我们和清廷用铁血相拼的时候；与其坐而待捕，不如一不做、二不休，立即发动起义。”这个果断的发言，坚定了很多人的革命决心。于是，会上决定当晚十二时〔注〕，由驻防在城外南湖的炮队八标首先开炮发难。因为那里革命党人较多，并拥有威力强大的炮火。然后，工程八营占领楚望台军械库，其他友军也一起响应。会议结束以后，邓玉麟就到工程八营和南湖炮队等处，通知军事总指挥部关于起义的决定。

蒋翊武、刘复基、彭楚藩等都在总指挥部，一面静候南湖炮响，一面商讨起义后如何部署进攻等问题。不料，到了晚上十点钟左右，忽闻敲门声急。大家知道情况不对，刘复基先叫大家避开，自己持弹下楼。但军警已经破门而入，刘复基首先被捕。其他的人攀登邻屋，

〔注〕一說下半夜二时。



刘复基斩钉截铁地说：“事已至此，正是我們和清廷用铁血相拼的时候，……。”

也都被捕。只有蔣翊武留着长辮，很像一個老學究，未被注意，找機會走脫了。

形勢是越發緊張了。就在一天之內，漢口革命總機關和武昌軍事總指揮部一齊都被破獲；革命領導成員，捕的被捕，逃的在逃，領導中樞頓時陷入了癱瘓狀態。

### 三烈士壯烈犧牲

為了把革命黨人斬盡殺絕，清政府在破獲武昌軍事總指揮部以後，就迫不及待地連夜舉行了會審。

會審時，差不多所有武漢地區的反動頭目都出動了，其中有軍事參謀官兼湖北督練公所總辦鐵忠〔注一〕，第八鎮統制〔注二〕張彪〔biāo〕，漢陽知府雙壽，武昌知府陳樹屏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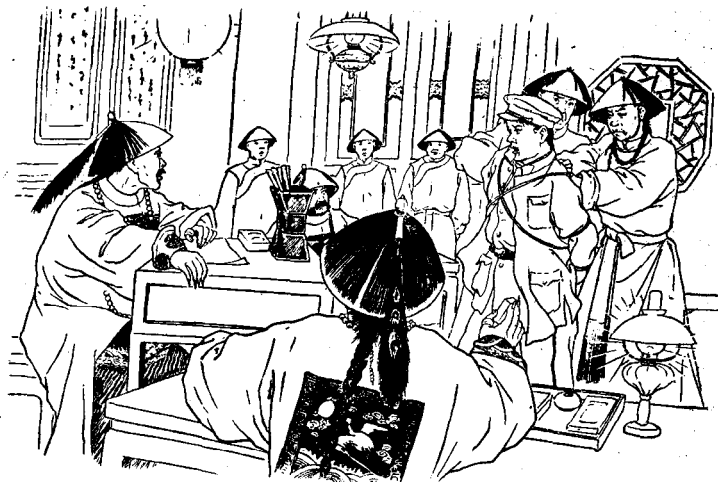
會審地點在督署內會議廳，時間已經是半夜以後四點鐘左右。

彭楚藩首先被提問。他出庭時，昂首不屈。鐵忠問：“你為什麼不跪？”彭正色說：“你好大狗臉，我豈肯

---

〔注一〕1903年，清中央政府設練兵處，總理全國練兵事務；各省設督練公所，管理各省練兵事務。總亦是督練公所的最高長官。

〔注二〕新軍中的軍官：軍稱總統、鎮稱統制、協稱協統、標稱標統、營稱管帶、隊稱隊官、排稱排長、棚有正副目。相當於後來的：軍長、師長、旅長、團長、營長、連長、排長、班長。



彭楚藩当庭大罵：“你們清兵入关，惨杀同胞，残暴无状。……”

下跪！”铁忠又問：“你不是宪兵嗎？怎么把你抓来了呢？”彭毫不含糊地頂撞他說：“我是革命党，一点沒有抓錯。”接着，他就当庭大罵：“你們清兵入关，惨杀同胞，残暴无状。政治极端腐敗，只要有錢，就有官做。对外割地賠款，丧权辱国，还說什么‘宁贈友邦，勿与家奴’〔注〕的卖国話，真是无耻到了极点。我們黄帝子孙，不忍看民族淪亡，一定要把你們推翻打倒。我們革命的日子就是今天，你們的死期已經不遠了。”彭楚藩这番話，吓得两旁官佐目瞪口呆。只有陈树屏問了一句：“革命党在湖北究竟有多少？”彭說：“除少数人以外，其

〔注〕友邦是清廷对帝国主义的称呼；家奴指被压迫的广大同胞。



他都是革命党。”陈树屏說：“难道我也是革命党嗎？”彭对他冷笑了一下：“你是清朝的奴才，不够革命党的資格。我說少数人，其中就有你。”铁忠怒极，叫嚷說：“你是宪兵，应该知道法律。得大清一份餉，应该爱护大清。現今謀反，該当何罪？”彭从容不迫地对他說：“你說的餉，就是我們广大同胞的膏血。吃同胞的膏血，为同胞复仇，这就是我的法律！”铁忠听了这些話，气得脸皮都发白了。他知道問下去再也不会会有什么結果，就命令刽子手剥去彭的宪兵制服，綁出斬首。彭一面走，一面高呼：“黄帝万岁”、“民国万岁”。死年二十五岁。

第二个被提問的是刘复基。他一开始就痛罵清廷残暴无状，滔滔不絕，并直认不諱地說：“我就是革命党，要杀就杀，没有什么可問的。”气得两旁官佐直咬牙。临刑时，他面不改色，連呼：“同胞速起”、“打倒清朝”等口号不已。死年二十八岁。

最后被提問的是楊洪胜。楊洪胜原来担任向各营运送軍火工作，当他送炸弹到工程营时，被营門守卫发觉，在与反动軍警搏斗中不幸被捕，所以受审时脸上血肉模糊。铁忠带着污蔑的口吻說：“你这样子也要革命嗎？今天只怕要革你的命了。你还有炸弹沒有？”楊厉声駁斥說：“做了用，用了做，为什么沒有！”双寿接着問：“你們党羽到底是学生多，还是軍人多？”楊說：“你